



以前在书店,读者买到书后都要加盖“购书纪念”印章,它既是一种交易凭证,也是一种文化符号。而我每次买书,除加盖印章,还要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笔名,以及购书地点和日期,有时还要写上购书时的各种境况。因此,我的藏书可以当作几十年来文化消费的日志。
——克兰

《金山流水》之—— 人生驿站数书店

以前在书店,读者买到书后都要加盖“购书纪念”印章,它既是一种交易凭证,也是一种文化符号。而我每次买书,除加盖印章,还要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笔名,以及购书地点和日期,有时还要写上购书时的各种境况。因此,我的藏书可以当作几十年来文化消费的日志。

2019年元月提前退休后,有一阵闲得发慌。春节一过,就想给自己找点正事干,目光最终落在了一整面墙的书架上。这些心爱的书曾跟我辗转多地,后来一一“凝固”在了书架上,像是一直在静静等待再次向我“敞开心扉”,分享尘封已久的读书记忆!

那是1984年,大学毕业分配前,几经波折,我志愿去新疆的申请如愿以偿。启程前,我费尽口舌,硬是把丹东市新华书店橱窗里的展书《辞格汇编》买到手,还请柜员在书上签名留念。后,在北京站中转期间,我专程去宽甸而热闹的王府井新华书店,选购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杜心解(全三册)》《李贺研究资料》……这些书陪我一路向西,于当年9月1日到达边陲阿勒泰。

落脚阿勒泰的第二天,我上街闲逛,走进地区新华书店。琳琅满目的书籍出乎我的意料,翻阅图书,十几天的旅途疲劳和远离家乡的孤独感瞬间消失。之后的四个月里,我在此相继购书20多本,涉及诗歌文学、哲学美

学、社会政治、生物医药、词典等,扉页签名多为“青兰”(青海、兰州的缩写,寓意“志在大西北”),购书地点是“阿新”(阿勒泰地区新华书店的简称)。元旦之后,我的新笔名“克兰”使用频率极高。

在《艺术哲学》扉页,清晰写着:“如果有人问,谁,或什么对您一生的影响最大?”“书!”我会这样回答。期盼许久的《第三次浪潮》已到阿勒泰,可兜里没钱,便悄悄把书藏到了书柜里,急忙跑回学校向同事借钱,扉页上,因此多了这样一句:“第一次见到您,我囊空如洗,把您藏起!”而在《审美价值的本质》扉页则写着:“在催促我快快离去的叫声中,我发现了你——我的宝贝!”遇到《傅雷家书(增补本)》时,我冲动地买了两本,其中一本当生日礼物寄给了万里之外的大学同学。

那时,有些图书在阿勒泰买不到,但还是会百般惦记,于是,就代购、网购。还记得由同学代购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夹着张纸条,上面写着:“书涨价0.5元,我垫上了,就不要邮了!”当时,在阿勒泰0.5元能买5串烤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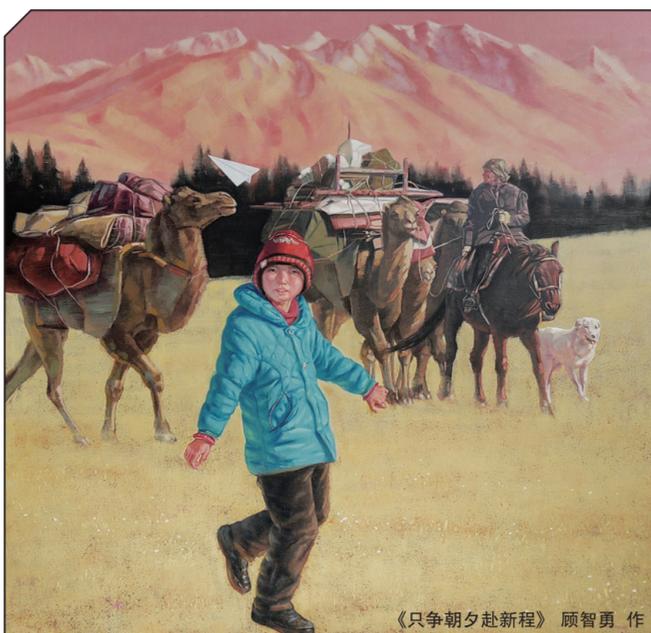
一次,从语文老师手里借得《部分青年诗选》,翻阅后爱不释手,可惜,书是内部刊印,无法外购。当时,复印机又是“贵重物品”,机关单位限制使用,街上也没有复印店,只能“抄书”——于是,动员化学教研组的同事和舍

友帮忙,持续用一周多时间终于抄完,不仅收获了精彩的诗歌,还赚得了同事们为我留下的秀丽笔迹!

调到机关工作后,出差机会多了,购书更为方便,总算可以靠差费“顶账”。县上新华书店虽小,但有时沉寂的图书令人惊喜——在吉木乃县,我买过印数只有700册的《阿拜诗文集》;在青河县,我为几百元一套的《鲁迅全集》选择分期付款;在北屯垦区书店,我邂逅了《费正清看中国》……有一回,在城区书店遇到《毛泽东像章珍品集》,可兜里零钱严重不足!那时,阿勒泰已经有个体书店,店主很乐意为我代卖(打折)某当红作家的畅销书四卷本,像章珍品集因此得以收录。

互联网普及后,我曾疯狂下载收藏上干部电子书。手机流量后,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微信读书和听书经历,但最终还是喜欢阅读踏实、可靠的纸质图书,并将其视为人生的精神驿站,书店和纸质书籍对我而言无可替代!纸书在手,开合随意,就像好朋友相遇,敞开心扉毫无保留。这些年,我极少再光顾实体店书店,但频繁网购图书。打开手机上网搜索,不同品相、不同版本、不同价格的同一书籍一一展现在眼前……而我,还是老毛病,书一到手,打开扉页,提笔写上“克兰/某年某月某日,购于某地某书店”。

阅读·悦读



《只争朝夕赴新程》 顾智勇 作

哈熊出没的山谷,名曰:“哈熊沟”!天山胸怀博大,由东至西,或由西至东,绵延数千公里,横跨欧亚大陆、横亘亚洲腹地。哈熊沟位于天山北坡,距离乌鲁木齐约70公里。身高近两米的哈熊,在此,或曾经在此,我的心里打了一个问号:“真的有它生存的空间吗?”萨米尔云淡风轻地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打熊记梗概说完了,我听得入神、入迷……凡是过往,皆为序曲!突然,我那颗驿动的心这样幻想——若是某一天走在可可托海的小路上,能否幸运地遇见哈熊?青山绿水,环境好了,天山南北处处皆是“哈熊沟”!想象的翅膀,思绪如潮,将我带到了无穷无尽的诗和远方……

——刘妍

最美人间四月天。杜牧诗曰:“朵朵精神叶叶柔,雨晴香拂醉人头。”朋友邀约去哈熊沟徒步,仅听名字就很有趣。哈熊出没的山谷,名曰:“哈熊沟”!天山胸怀博大,由东至西,或由西至东,绵延数千公里,横跨欧亚大陆、横亘亚洲腹地。天山南北任你驰骋,沟沟壑壑多,弯弯绕绕,多到眼花缭乱,乱到妙趣无穷!哈熊沟位于天山北坡,距离乌鲁木齐约70公里。这在日行千里的新疆,算是邻居之间的距离。身高近两米的哈熊,在此,或曾经在此,我的心里打了一个问号:“真的有它生存的空间吗?”

哈熊沟有草地、河谷、坡地、山峰、云杉,还有栈道。栈道像一件长长的铠甲,保护着草地不受践踏,不受侵犯。进入森林防火期,出入哈熊沟受限,多处检查,严禁火种。朋友见我的游玩情绪不高,突然说:“我带你见个人,他父亲曾与哈熊有过殊死搏斗!”这一提议,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致。此人叫萨米尔,现在富蕴县可可托海镇。提及可可托海,只知功勋,只知奔蜂女和牧羊人是不够的!这里还隐藏着一段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人,反派是身高两米的令现代人陌生或有些畏惧的哈熊。

四季转场是哈萨克牧民沿袭了很久的生活传统。生长于此的羊和草非常聪明,无规则却胜过有规则,自觉地行走和生长——羊走羊道,草长草道。世间本无路,人走多了就成了路;同理,世间本无羊道,羊走多了就成了羊道。夏牧场一般在高山河谷,那里的草甸在阳光雪水滋润下疯狂生长,水草丰美的地方自然就是牛羊的天堂。1961年8月中旬,恰逢盛夏,突降数场大雪。异常

气候让牧民和自然界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动物、植物措手不及!较大体型的哈熊,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食物和能量储备。见雪心慌,情急之下,萌发破圈叨羊的念头。当时,县里成立了牧业工作组,一位名叫邹立玉的同志带队负责。他们白天转移、晚上守夜,到了第四个夜晚,哈熊饥饿难耐,实在坚持不住,突袭了羊群。数声狗吠将打盹的邹立玉惊醒,操起长杆步枪,跳上哈熊后背,一枪直穿其腹部。步枪每打出一颗子弹后,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上膛……老话说,狗急跳墙。着急了,体型高大的哈熊也懂得跳墙——它反扑邹立玉,其头皮瞬间被左右两只大熊掌扯了下来!

人命关天、生命至上,情况万分危急!此时,犹如天降奇兵,松树林里闯出个彪形大汉。大汉斜挎步枪,骑着骏马,“突突突”地从河面飞驰而来。邹立玉在恍惚中听见两声枪响,哈熊笨重地倒在了地面上。来者名叫哈不都马力克,勇敢魁梧的哈萨克人。他是羊一队的队长,浓眉大眼,络腮胡、大圆脸,年过半百仍精神抖擞,一个顶数个。想必年轻时,是人见人爱的帅小伙。人,光外表漂亮,充其量称为“徒有其表”。哈不都马力克有勇有谋,面对红了眼的哈熊迎难而上,做好了肉搏的准备,所幸,两枪快速结束了哈熊的痛苦!

哈熊栽倒在地,四脚朝天。而医救受重伤的邹立玉同志的艰难过程才刚刚开始。在树丛中被扒出来的血肉模糊的人,早已昏死过去。坚强的哈不都马力克见状,淌下了男儿热泪!与死神赛跑,容不得任何迟疑。一番商量后,决定兵分两

熊出没

路,一路骑马到县里请医生,剩下的人朝医院方向进发,用担架抬人走夜路。说起夜路,众人提心吊胆。夜的大幕之下,山高路险,悬崖边,白天羊都不走的路,如同刀尖上的舞蹈,发生意外概率非常高。此刻,伤者失血过多正处于休克状态,命悬一线!牧民、战士,年轻的、年长的、有血性的男性,轮番换,担架一直在前进。刚走出山口,只见公路上已停着一辆救护车。眨眼工夫,车载着伤者到了医院上了手术台,考虑到伤者以后的生活和生存质量,还要尽可能不留疤痕,鉴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医护人员做了最大努力。

邹立玉挺了过来,这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结果!萨米尔云淡风轻地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打熊记梗概说完了,我听得入神、入迷,沉浸在各种画面感的情节中。人与哈熊共生、共存、共竞争的真正经历,今天听着极富传奇色彩。可我知道,这是个真实发生的事件。讲述者萨米尔是哈不都马力克之子,可信度较高。可可托海这片神奇的土地,由此多了一份想象、一份好奇,多了一段多民族交融互助的鲜活典型个案,历史会铭记!

凡是过往,皆为序曲!突然,我那颗驿动的心这样幻想——若是某一天走在可可托海的小路上,能否幸运地遇见哈熊?青山绿水,环境好了,天山南北处处皆是“哈熊沟”!想象的翅膀,思绪如潮,将我带到了无穷无尽的诗和远方。艾青的诗《我爱这土地》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捂不热的一双脚

◎大路白杨

段时间流行的“葛优瘫”。虽然劳动了一整天,汗水没少流,可那一双脚总是冰凉冰凉的。母亲心疼,先是用偏方烧洗脚水,再准备热水袋,还买来了电褥子,再后来住进了楼房,捂脚仍是她每日生活的必修课。

唯独那年,有了突发状况——我们刚搬进楼房不久,母亲极不习惯,悄悄跑回连队平房操持菜园子。为此,父亲发动了“人海战”“攻坚战”,打电话、带口信,结果,全连队的人都知道“有个老太太不顾老死活,非要回连队折腾那不值一钱的菜园子……”的故事,因此,没等到秋天真正到来,母亲便回到了我们在城里的家。

这件事情过了很久之后,我借喝茶聊天的空隙怗怗生再问父亲:“爸,您的脚不行,咱还是去大地方的医院好好瞧一瞧……”没想到,他却咧着嘴“嘿嘿”一笑,便起身外出散步。

如今想想,也许母亲早就知道,父亲的脚不是石头,是能捂热的。

夫妻之间,谁身上有怎样的缺点,彼此心知肚明。以前,我总以为男人负责管大事,事业上有出息、工资全额上缴,就是好丈夫。其实,女人更需要温情守护,哪怕

没时间陪在身边也要多念叨,要让对方时时刻刻知道,“你心心念念的就只有我一个她”!

说白了,养家就像种地,需要用心打理,少了哪一样都不妥!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这样一种认知——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量,那么,所有的喋喋不休,或者是“剪不断,理还乱”都会有自己的归处。

远方女儿打来电话,说:“母亲节就要到了……”我顶着满头雪发再一次想起了母亲胸前的那一双脚。那天,父亲没有回答我,就是承认自己的脚早就被捂热了,他只是不愿说一堆廉价、肉麻的话。他心疼自己的老伴,他想一直陪在身边,看她不再年轻的腿脚颤巍巍如常地重复几十年不变的生活细节。

有人说,凡艺到“极精”处,并非讲什么艺术,而是要专心、要勤奋!我看呐,生活就是一门至高艺术,指尖、心尖都要真诚、深刻,尽心尽力!

因此,世界上,哪有捂不热的心,更何况是一双脚?是我们不懂为父为母的感情,就像此刻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

物各为主,无所责也!还至本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不是节日也是节日,无声祈福!

展飞随笔

人性实话

◎王展飞

有些秘密只属于青春

我们心里有过多少秘密?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长期的;有的一直想忘却,终究还是难忘;有的以为已经忘记,却不知道哪一天又突然被什么“勾起来”——刹那间,心痛,脑空!

我们年轻的时候一定勇敢过,但不可能太勇敢;因为太勇敢的儿女,大多数叫作“叛逆”。

我们老去的时候一定后悔过,但不可能太后悔;因为年老的人,有一种保护装置,叫作“青春已逝”!

感动了之后,敢不敢动

困扰人们多年的问题,大多是感情问题——什么是永远的爱?道德底线和生活底线,哪一个更值得坚守?你,是当一只歌颂和平的鸽子,还是做一只高空翱翔的雄鹰?说穿了,是感动之后,还有没有力量、有没有决心去行动。第一个感动是动了心念,第二个感动是动了身躯……

你有机会成为智者

机会,对创业很重要;对人生而言,也很重要。有人说:“人的一生中,总有几次机会,可以使你成为强者、成为顶流。”可惜的是,很多人都错过了!

机会,就读书而论,却不是这么功利。只要愿意,从今天开始,有计划地读书,就是最合适的时间。这个机会非常普遍,只要你愿意,就不难得到。然而,令人止不住叹息的是,很多人已经不读书了!

大街、深山都是江湖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原来,古人把很多事都看得很明白。而现代人喜欢把很多事情描述得很淡定——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那么,问题来了:“黑马,到底是怎么黑的呢?”是开头的白马经

过跋涉变成了黑马,还是刚开始的白马穿上了海军衫成了斑马?或者是光线太差,棕马、黄骠马、灰马,都看成了黑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乾坤未定,大街也好,深山也罢,都是江湖,也都是人间。

真正的理由不需要说出来

这世上有很多理由,我们没有听到过。听到的理由中,又有很多理由是我们无法相信的。而相信的理由中,又有许多是我们无奈着被动相信的。因为,真正的理由不需要说出来、不需要解释。就那样天经地义地存在于那里,你想都不用想就会相信——比如天在上、地在下,比如一年有四个季节,比如就只是“我愿意”!

莫名的优越感就像是缺氧

有的人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比如,她只要个子比你高个几厘米,就会觉得自己呼吸到的空气肯定比你呼吸的新鲜。这时候,怎么怼这样的人呢?我们得承认,她呼吸到的空气确实新鲜,因为,她所有的表现都有点儿“缺氧”!

好心要办好

我们常常听到有一种抱怨叫做:“我把好心掏出来给他,可人家当成了驴肝肺!”

其实,这话有问题。人家之所以把你的好心当成驴肝肺,那是不是你的好心本身就很容易和驴肝肺的混淆呢?

给人好心,应当不求回报!还应该选在合适的时机。假如,那人正热得要命,你偏偏要送给他一个火炉提提温度;那人正冻得要死,你非要让他尝尝你刚自制的冰淇淋;那人本就入睡困难,你却坚持让人家喝茶……这样的好心,别怪人家埋怨了,没挨打就万幸!



村子

◎落雪无声

这是一个安静到可以听到呼吸的村落甚至能听见花开的声音湛蓝的天空游弋的流云清新的草香在整个村子里弥漫、流淌着还有,牛羊的交流声慵懒的老狗当街俯卧却懒得眯一眼过往的路人也有激情的狗吠在空气里回荡星星友好地四下凝望着

这是一个剧烈到可以翻江倒海的村落猛烈的风呼啸着灌满了村子的每个角落尖厉的声音淹没了整个大地空气急速流动还有飞舞摇曳的草茎、树叶悠闲的流云也遁匿了形迹干裂的土地似深陷的眼眶哀伤地祈盼着大地无语静默天空一如既往

天蓝得太过浓烈像一块画布白云或如钩或如棉或花团锦簇点缀着炽热一如这里人们的情怀包裹着一切一阵风来画布变了色彩和形态瞬间又凝滞了声息逐渐厚重起来随之浸透到再也无法阻止如一把巨大的花洒洋洋洒洒草、树贪婪地吮吸着花儿也洗了一把脸孩子们更是欢喜我也爱这洗过的空气